

103



雲台區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



雲台文史資料

政协云台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前 言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第十六条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根据统一战线的特点进行关于中国近代史、现代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和出版工作。”

征集、研究、整理、编印文史资料，是服务于统一战线，有利于四化建设，挖掘地方文化遗产，启迪后人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人民政协各项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生前一贯重视并亲自抓这项工作，他提出：“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传之后代。”在他的倡导和关怀下，文史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后来，由于十年动乱，文史工作被迫停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史工作得以恢复和进一步发展。

云台地区历史悠久，幅员辽阔。在这块土地上，历经各种革命斗争，有许多可歌可泣的革命业绩，也存留着大量的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我们本着周总理生前教导的“求实”、“存真”和遵循“三亲”的原则，搜集、整理、编印了这本《云台文史资料》初集。

收入“初集”的共有二十一篇文章。这些文章虽经作者反复调查，多次推敲，我们也作些力所能及的核校，但限于人力和水平，不要以至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请读者不吝指正。

目 录

一、怀念唐雨生烈士

……………孙守志提供素材 廖寿康整理 成文 (1)

二、补记杨光奎烈士的一些情况……………李斯伯 (6)

三、浩气长存

——追记原国民党陆军少将胡文臣将军

……………王统祥 (12)

四、刘、温两烈士“爱民模范”事迹

……………李家华 封昌景 (19)

五、云台碧血

——大村农民暴动始末

……………廖寿康 方一清 张迎全 (23)

六、怀念恩师姜谷园先生……………赵开亚 (34)

七、三元胜境忆当年……………廖寿康 方一清 张迎全 (38)

八、回忆参加革命工作前后

……………张义康口述 张义壮 封昌锦整理 (48)

九、杨天全先生传略……………李斯伯 (70)

十、齐心众泥腿、斗败孙小鬼

——朝阳农民抗租胜利一页

……………李志标、孙守志口述 (79)

十一、记东巷村群众一次自发的反霸斗争…王继澄 (83)

十二、简介连云港市抗战前的壮丁训练…王继澄 (89)

十三、解放前诸朝小学和创办人汪徽吾…汪 考 (93)

十四、启新中学始末……………张义壮 (96)

- 十五、我所知道的张百用老人……………张义壮（99）
- 十六、南城古今谈……………陈广琪（102）
- 十七、忆堂叔汪宝璋……………汪一真 汪敬真（115）
- 十八、淮北盐场简介……………廖寿康 卢正兴汇辑（117）
- 十九、云台名产大车梗……………张学喜（124）
- 二十、云台山云雾茶……………王国干（126）
- 廿一、云台地区一次空前的大灭蝗……………府直（128）

怀念唐雨生烈士

孙宇志提供素材

廖寿康整理成文

唐雨生同志又名沐恩，系江苏省连云港市云台区新县村人。生于公元一九零六年农历十月初二。他家祖代务农，过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勤苦淳朴生活。

雨生同志童年擅长于田间农业操作。为了全家生计，虽严寒酷暑，从不以为苦。七岁入本村小学读书。他天资聪慧，十三岁高小毕业，每届考试均取得优异成绩，名列前茅。惟是时国内军阀混战，内乱外侮接踵而至，使广大农村人民流离失所，不安于业。在当时读书则可以救国的意识流中，雨生同志立志求学，乃于一九二零年考入海主十一中学。高中毕业后，本想步入社会报效国家，为人民干一番事业。谁知在那个重武轻文的时代里，青年学生毕业就等于失业，于是他彷徨了。后经友人介绍，考入武定讲武堂，学习军事。一九三零年毕业，遂辗转大西北苏区，参加工农红军。不久受党的派遣在陕北、外蒙、包头、宁夏等地进行革命活动，由班、排、连长到担任输送营营长。他历尽艰险，任劳任怨，屡建功勋。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发生后，他奉党的指示，返回家乡，隐蔽身份，搞地下党的工作。雨生同志抵家乡后，常于黑夜登山涉水，以竹竿空一端，塞秘密情报传递。同时又从敌占区收买军火，运送解放区。运送方法多式多

样，有时担草两束或扛柴一捆，内藏枪支。有时手提烟包，包内藏有子弹。就是这样避开一双双狰狞的眼目，闯过一道道骇人的险关，发扬了共产主义革命战士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勇敢地挑起抗日救亡的重担，历一年之久。我军受其资助颇多。所不幸者，雨生同志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八日，因运送武器返回云台山，途经大岛山凤凰嘴时，遭匪徒四众手持武器，企图截杀。其时雨生同志虽身藏短枪一支，只因匪徒逼近，一时措手不及，只有挥舞扁担与匪格斗。土匪势众鸣枪射击，雨生胸、腹部连中四丸，均不致命，倒在血泊中。匪徒正欲搜其身，见雨生手插身底欲掏出手枪与抗，匪觉其意，执雨生手，使雨生无施展能力，就以枪筒击其头部，头部血流。匪以为死，夺枪欲逃。少顷，雨生则又立，鼓足勇气，拾起扁担追匪，奋力猛击，中一匪头部，当即毙命。余匪回转身逃遁。雨生亦因流血过多，行不远就倒卧路侧。幸得路人救送至家，抬至新浦王健之医院治疗一月余，伤愈回家休养。不料为国民党特务侦得，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伪灌云县警备队将雨生同志逮捕，关押在板浦监狱数月之久，备受老虎凳、二绳吊等酷刑。雨生同志，志坚如钢，绝不招供，未泄机密。此间幸得当时灌云县社会名士孙笃笙先生内外运动，始于同年六月营救出狱。

一九三九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占据我连云港地区之后，雨生同志又接受党的指示，为便利掩护我党联络交通工作，乔装潜入灌云县伪保安团蒲开喜部任连长。同年冬，得悉新四军接近苏北，乃率一连武装士兵，在沭阳县阳口镇举行起义。一九四零年后，先后担任我新四军盐城

地区某部参谋长，苏北某部军需主任、苏北游击总队副团长，盐城模范独立大队大队副等职。当时敌伪军满布四周，不断以武力向我盐城解放区扫荡。雨生同志在险恶的环境中，英勇作战，与敌战斗数十次，予敌伪以重创，使敌伪不敢公然进犯我解放区。盐城地区人民亦因雨生所领导的模范大队作战勇敢，始免遭骚扰，得以安居乐业。

雨生同志在艰难的战斗年代里，曾有过家书与沦陷区的妻子曰：“余在外，家里可以若余无。玉儿长大可自立。目前家中艰难，毋效依赖，但亦毋向困难低头。现今痛苦，且自忍受。有余在，家园重建有日……。”从雨生同志的家信中，不难看出，他早已显示出效忠于祖国和人民的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并随时准备献身之精神。其时盐城地区尚庄根据地聚集我军苏北十一县军备粮饷，为日寇所忌，妄图劫夺。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四日凌晨，我敌工部得悉情报，盐城伪军一个大队，人百余，向尚庄方向进犯。雨生同志即命所部第一连绕道至秦南仓庄伏击，以截断敌人归路，自带一个排兵力作正面阻击。与日伪军激战一小时，伪军溃败。我模范大队战士正在战地官庄饮水休息时，突接情报，贾圩河上游由北向南驰来炮艇八艘，满载日军二百余人，向盐城根据地“扫荡”。雨生同志当即掷茶碗于地，对全体战士作紧急动员，布置在贾家河南水稻田堤埂一地待战。当敌距我伏击圈尚有半里之遥，即弃船登陆，绕东河堤去河南岸，向我左右翼猛烈开炮，展开正面包围形势，并以重机枪数挺连续不断向我阵地射击。激战三小时，我阵地岿然不动。雨生同志为了争取此次战役的主动权，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奋勇突围，涉水冲过河东，欲

抄敌人后腰，断敌归路，夺敌炮艇，然后再全力歼灭敌人。不意为敌觉察，当我军逼近时，敌艇急开赴河西岸。其时，雨生同志右手已为敌机枪射断五指，血流不止。雨生同志忍痛左手执枪高呼杀敌。此时敌人炮火更为猛烈，并向我军扑来。直到下午一时，雨生同志复振臂高呼，下令再次渡河，夺敌炮艇。雨生同志身先士卒，跃步冲下河堤，不幸头部中敌数弹。身体一斜扑倒在地，壮烈牺牲。年仅三十六岁。

贾家圩这次战役，赖烈士之勇敢与战士持久善战，日军未敢越雷池一步，十一县军需粮饷未受损失。然而我们从此却失去了一位忠勇的共产主义战士——唐雨生同志。

嗣后，我军将士为雨生同志之牺牲，人人悲愤，个个流泪，立誓杀敌为烈士复仇。各级军政团体，为烈士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并将烈士蒙难所在地兴陈乡，命名为雨生乡，以志不忘。

雨生乡广大群众，想起烈士生前保卫祖国，赤胆忠心，为人民解放事业光荣献身，长歌当哭，其歌曰：“英勇的烈士，忠贞的唐雨生，你为了苏北人民，敢于献身；你为了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作出了伟大的牺牲。苏北人民为了你的死，将更加团结，更加坚强……。”

远在抗日战争初期，跟随唐雨生同志的一位老战士曹正才同志，在回忆雨生同志的光辉业绩时说：“唐大队长不仅平时作战英勇，即使在情况复杂的关键时刻，也能临危不惧，神情自若，沉着果敢地作出决定。记得一九四一年九月一天，我们大队有个姓潘的分队副，原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奸细，他名义上说是来为我们扩军，实际是想拉拢

我们的人投敌，他经过一系列的活动，买通了一中队一分队分队长许大宽（外号叫许大麻子）。那天轮到我夜里十二点钟站岗，许大宽在晚上七时对我说，‘如果见有部队在臂上扎白手巾，你不要惊动他们，退到旁边让他们过去。’我问他为什么？许大宽说，‘我们一中队把二中队枪缴下来，投到那边去，就发个大财。’我听了心中又惊又急，一时也没有办法。这时恰巧曹正国来找我玩，我把正国叫到僻静处，告诉他说许大宽要叛变。唐大队长得到情报后，神情自若，和往常一样，在晚上十点钟左右，吹哨子紧急集合部队，把队里唯一的一挺机枪先抓到手里，四周布置了岗哨，迅即地逮捕了那个姓潘的奸细和不纯分子许大宽。然后率部向东秦南庄方向转移到合陇堤。在路上枪毙了那个姓潘的。后来，在八区新程庄又将许大宽处决，使我军免遭一次灾难。”

盐城县人民政府为了追念烈士之功勋，特建烈士纪念碑，永垂后世。当时盐城县县长骆民同志，为烈士写挽诗一首。曰：“不屈不挠心如铁，果敢作为志如钢，杀敌端为祖国土，抗日均缘海边疆。贾家河堤流热血，雨生乡中姓字香。英雄事迹永不朽，革命功勋亘天长”。

雨生同志一生从事革命工作，在白色恐怖的岁月中，又在外地作地下工作，只到最后牺牲为止。他的故乡人民，知道他的光辉业绩甚少。一九五三年，云台区政府根据烈士亲属要求，将雨生烈士遗骨从盐城地区迁回故乡安葬，方知他是一位早在二十年代就参加共产党的一位老同志。为使烈士功绩永垂后世，激励来者，特撰此文志之。

补记杨光奎烈士的一些情况

李斯白

六十多年前曾领导过我市革命斗争的中顾委委员，原江苏省省长惠浴宇同志，在接见我市“党史办公室”人员采访时说：“连云港市人民是有光荣斗争传统的人民。杨光奎、武同儒等一批革命先烈，在东海（即海属四县）洒尽了他们一腔热血。我们应当永远怀念他们。”市党史办遵照这一提示，为使我市人民永远缅怀先烈，继承和发扬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已将杨光奎烈士的生平写成传略，编入《连云港市革命史料》。但对烈士的另外一些具体情况，因年代已久，鲜为人知，至今尚付阙如。这就有待我后辈进行调查和整理。我与其叔兄杨光好（已逝）系忘年交，现根据他生前对我讲述的杨光奎烈士的身世、经历，以及在东海中学被敌人追捕，回南城避难脱险的一些情况，补记如下：

杨光奎烈士祖籍南城，住西山巷。生于一九〇一年，系独子。其父杨立言公，曾为商店从业人员。依人作嫁，艰苦谋生，家道极为贫寒。其叔兄杨光好、杨光美等，对他家时有帮衬。烈士幼年时，入本地“开明学堂”就读。由于勤奋好学，成绩一直优异，为全校师生器重。随着年龄和知识增长，逐步对社会有所认识。小学毕业后，入第八师范学习。其时，他受辛亥革命思想影响，思想激进，极端厌恶旧军阀割据，连年混战，山河破碎，民生凋蔽的

黑暗社会。师范毕业后，无法升学和就业，只好在南城一武姓富绅家，充当家庭教师。由于他知识出众，教授得法，所以深受东家及学生的钦佩和尊重。特别是武祥奎兄弟几人，受他的启发和熏陶最深。虽系富家子弟，但也逐渐倾向进步，认为贫富悬殊，完全是阶级压迫所致。因此，师生志向投合，感情笃厚。武氏弟兄如武祥奎、武祥鲸及其妹武祥珊等，均于三十年代参加革命，战斗在淮海区抗日第一线。解放后，均担任地市领导工作。

由于烈士胸怀大志，欲拯救人民于水火，解国家于倒悬，当然不会满足自己的知识和一个家庭教师的席位。于是他决心赴南方寻求参加革命机会，继续入高等学府深造。其时，社会混乱，交通不便，所需川费为数甚巨，家中是实在无法筹措的。他把这一想法告诉武祥奎，武当即慨允说服家长，得到积极支持，并给予资助。这样使烈士得能南下武昌，考入武昌师范大学。

其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湖南农民革命运动正值蓬勃发展。武昌师范大学内已建立了党的组织，开展对湖南军阀的斗争。这时，烈士的思想境界和阶级觉悟也达到一定高度，所以于一九二六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于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勇敢战士。师大毕业，受党的指派，回到故乡海属开展斗争活动。

烈士回乡后，公开职业是东海中学教师。后来经当时在校读书的惠浴宇同志与组织接上关系。先后担任过东海县委，东海中心县委组织部长等职。他积极协助吕镇中、李超时同志做好党的工作；在学生中发展党员；起草《中国共产党东海县委员会告全县人民书》，编印大量宣传材

料，支持学生反对反动校长谷延隽的斗争。并多次与李超时、惠浴宇、武同儒同志到云台山大村指导农民斗争。在白塔寺，连夜为在“三元宫”召开的县委工作会议赶写“六大”文件。为我市党的初期建设作出了贡献。

一九二九年，党的工作会议以后，海属地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高潮，东海中学的学生运动方兴未艾，大村“扁担会”山民暴动，发展为东海第一支武装斗争队伍，新海地方工人开始行动起来；工人反对老板克扣工资，打工头，砸汽车；贫困市民抗房捐；中小学教师集体索发欠薪。这对反动当局震动很大。但正当斗争向纵深发展的时候，蒋介石继“四·一二”大屠杀之后，又在北方各省大肆逮捕共产党员。

东海地区反动当局接到蒋介石秘密指示以后，即根据平时发觉的蛛丝蚂迹，列成黑名单，将重点放在东海中学，准备在夜间突然围捕。当党组织获得这一重要情报以后，李超时、杨光奎、惠浴宇几位负责同志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他们根据全国形势和当地情况作出果断决定：暂时回避，分散活动，寻求机会，继续斗争。至傍晚，海州全城戒严，四门紧闭，反动军警荷枪实弹，岗哨林立。这时，同志们认为如由城门外出，已不可能。他们于夜幕降临时，从学校东北角僻静处翻下城墙，分散走开。故敌人在夜间包围学校缉捕时，终于落空。天明后，反动政府即派大批宪警向城外追捕。

杨光奎烈士出城后，决定不走大路，向东北方向摸索前进，绕过孔望山，打算经小驴渡过河回南城。其实这一段并没有路，都是荒草芜裸，或是田间小径。白天还可走，

但夜间就非常困难了。花了很长时间，才绕到小驴渡口。但他估计，这时，对岸摆渡老人夜间未醒，如果喊叫，生怕惊动出事，只得在附近草丛中隐蔽下来。一直等到天蒙蒙亮，河东、河西做买卖的生意人都来过河，他这才混在中间过了河。他大步流星地往前走，到达南城时，太阳才刚刚露头。

他一进家门，正好遇见其叔兄杨光好。问他为何这时赶回家。再看他那付疲惫的样子，知道是出了事。随即掩上门，叫他赶快进房。他告诉叔兄说是和校长闹了事，现在正派人抓他。对其它则严守秘密，只字不提党的事情。当时前门“过道”是他家推面磨的地方。他叔兄一面看着磨，一面不时到巷头看看动静。岂知这天下午，海州反霸军警已追查出他家住南城。于是派队伍前来缉查。队伍到达后，即与南城伪警察局长胡××联系，派人领着扑向他家。他叔兄一发现巷头出现伪军警，随即转身告知他。他已早有准备，已将长袍换成短袄，将呢帽换成小瓜皮帽。一听叔兄知照，知道出门已不可能，就以最快速度，机智地钻进了“前过道”的磨架子下面。驴儿仍然转着磨。刚躲好以后，敌人就如狼似虎地冲进大门。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磨架子下面能够藏人，只是向后院各屋搜查，结果一无所得，悻悻而去。他生怕敌人去而复来，故当机立断，转移到二百多米外的西街武克中家的“烧酒甑子”地方。这时正值“酒甑子”歇锅。锅膛内火净灰清，火道内宽度正好存人。于是他弯下身来，钻了进去。敌人虽在全城搜查，但终于无法察觉。他一直潜伏到天晚，才出来请武家人通知家里。他叔兄与全家人商量，认为这样并非久

计，决定护送他出城。可是晚上城门紧闭，无法进出，所以又恳请熟悉西山凹小路的刘泰昌伯父一道护送。从西山凹城墙最低处攀下城墙，绕过“小团山”头，拐向东南至东门外八里处的“郑和尚坟”隐蔽。

“郑和尚坟”是地主家的草滩地。种地佃户均系山里人。只是收种时才来，住在临时搭的“丁头”屋里。平时是没人去的。他在这里住了几天，虽然安全，但家里无法经常来送吃的。而且这样与世隔绝，对外面形势一无所知，更为苦恼。所以他决定离开这里，进云台山去找原来的“扁担会”员。他把这一决定告诉家里人以后，就径直到山东庄的“庵户”徐姓家住了下来。他晚上住进屋里，白天除吃饭时间，都上山去坐在树林里观察山下动静，并请徐姓至大村打听“扁担会”的情况。十几天后，当他知道“扁担会”遭受挫折，暂时无法活动，他感到非常孤独。他觉得与组织失掉联系，无法开展工作，这真如海底蛟龙，有劲难使，苦闷已极。经过再三考虑，认为只有南下上海，去找党中央。

他托人把叔兄请来，说明了自己的想法，并请代为筹措路费。叔兄同意他的主意。回家后，东挪西借，凑了几十块银元。他们考虑到到新浦火车站，大浦轮船码头（那时与上海青岛有小轮船通航）都有反动军警缉查，决不能走。只有步行到响水口，再跟民船去上海。他叔兄决定护送。当商量妥并作好准备以后，他们就装扮成生意人，步行到响水口。谁知在那里找顺便民船也很困难，而且是海属地区，风声很紧，若时间长了，又怕出事。所以他告别叔兄，单人步行向东南，远走阜宁县合德镇。一路上长途

跋涉，晓行夜宿，好不容易才到达合德镇射阳港，登上一艘民船，告别了曾经开展火热斗争的家乡，扬帆而去，投入新的革命斗争洪流。

一九二九年十月，烈士在上海参加地下党纪念彭湃同志遇难一周年大会时不幸被捕。一九三〇年秋被国民党枪杀在上海龙华刑场。时年仅三〇岁。他为真理而献身的无畏革命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心里，永远鼓舞着我们前进！



浩气长存

——追记原国民党陆军少将胡文臣将军

王统祥

在祖国黄海之滨，云台山下，徐圩埭子河畔上游，有一座小山——东隅山。以这山为起点，向东延伸四十余华里，就是海防前哨的燕尾港。向西邻接东辛农场。山北就是闻名遐迩的淮北盐场。在这逶迤近百里的道口旁，人们只要留心寻找，仔细辨认，就能看到当年的丰碑。碑面虽被长年风雨侵蚀，但碑文仍很清楚。它是历史的公正评述者——“除暴安良”，“海滨保障”，“恩铭挟纆”。时间流逝了近半个世纪，前辈们只要一提到“胡文臣”三字，无不感慨万分。当年居住在这里的盐工、农民，虽然生活清苦，但仍能自发地集资为这位秉公执法，嫉恶如仇，为国捐躯的抗日将领胡文臣将军树碑立传，以寄托对他的哀思。

一、除暴安良 海滨保障

胡文臣，字相卿。天津市杨柳青人。自幼家境贫寒，行伍出身，历任国民党部队班、排、连长职务，隶属财政部两淮盐务管理局税警系统。一九二九年调任税警第三区中校区长。队部住防东隅山。防地包括灌云县东北部的徐圩、张圩坨、蒿头一带。任务是防匪护盐。当时身为中校

区长的胡文臣，看到这里的老百姓生活无着难以度日。不少人饿急了就到盐滩去偷盐卖，时有被他的部属士兵抓获而加以拷打的。胡文臣知道以后，总是告诫士兵：“老百姓偷盐，出于生计所逼，抓到了说一说，叫他以后不要再偷也就算了”。有一次他的副官和士兵捉得一名偷过三次盐的中年汉子，解押到队部，向他汇报说：“此人偷盐被捉过三次，放过三次，这次要是再放他，下次还得偷，是否处决”？胡文臣面对这个铁骨铮铮临危不惧的汉子说：

“难道你不知道偷盐是犯法的吗”？汉子说：“我实在没有办法，妻子得病无钱医治死了，现家中还有八十岁双目失明的老母卧病在床，要我赡养。长官，你怎么处置都行”。说着声泪俱下，泣不成声。胡文臣面对此情此景，连忙上前说：“好兄弟，盐你扛去吧！”说着，又叫勤务兵到军需处拿了几块钱，塞进他的手里。连声说：“快回去吧”！这位农民汉子为真情感动，不知说什么是好，一面哭泣，一面一步三回头地走了。胡文臣望着这个汉子远去的身影，面对苍天，长叹一声：“民以食为天，官以民为本……。”就在这民不聊生、风雨如晦的岁月中，胡文臣获悉灌云县东南一带有匪首潘立渺、王大标等聚众数十人，打家劫舍，绑架拉牛，作恶多端，危害人民。于是亲自率领两个中队兵力尾随追剿，经十余天才得以平定。并将捕获的罪大恶极的匪首杨实之、刘正保、孙小四，分别押解到犯事地点南四队的车轴河北岸小闸口处决。当时人民无不拍手称快。这样做也震慑了不少做坏事的人改邪归正。

一九三七年春，灌云县小伊山一带又出现啸聚股匪三